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26

战争奇观

ZHAN ZHENG QI GUAN

(二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战争奇观

(二)

黎小江 主编

汪光明 编著
曹林平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—军事—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 战争奇观 (二) (26)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 价: 988.80 元 (全 55 册)

第十一篇 木兰沟之夜

木兰沟西山坡上的谷草垛小屋，正像田野间一般的谷草垛一样，丝毫不被人们所注意。就是收割这片谷物的主人看见了它，得到的反映也不过是使这位主人挠着头皮责备自己的记性实在不好，恍恍惚惚地说：“我是什么时把它垛起来的呵？为什么只垛了一个呵？别的都给忘记啦？”

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个谷草垛的内中是空心的。更没有人能够想到，这里边沉睡着一个踏过祖国千山万水的革命战士、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中的一位电话班长、太行山中的一位对敌观察哨兵。这样的谷草垛小屋就是铁锚本人也是生平第一次住过。日月如流，若干年过去之后，他将把这个谷草垛小屋之夜，当做战争的古话来讲，这段古话将使许许多多青少年欢笑、皱眉、思绪无限……

谷草垛小屋外面群星消退，黎明来临，铁锚仍在里边沉沉大睡。

这一天，如果天气晴朗、太阳高照，谷草垛小屋的蒸热也早就使铁锚醒过来了。但是这一天是半阴天气，虽有太阳也是淡淡的。谷草垛小屋的缝隙间有阵阵微风吹过，更有助于睡眠。天气中午了，斜午了，铁锚仍在沉睡之中。后来谷草垛中的许多小虫子，伺他进攻，猛叮他的皮肉，铁锚终于醒过来了。翻身坐立起来时，脑袋却碰到了顶空的谷草捆。这时，他才忽然记起昨夜的经历，原来置身于谷草垛小屋之中。现在，小屋之外是什么

样的情况呢？近处有没有敌人呢？全不清楚。他轻轻悄悄地推开一个洞口向外探视：只见山上山下静无人迹，连鸡犬声也听不到。只有天空几只云雀在追逐着唧唧鸣叫。这种鸟雀的叫声更显得山野寂静空旷。他慢慢地从谷草垛小屋探身出来，但见地面上到处是兽蹄的印迹和粪便。有些粪便可以看出带有白色的骨屑，这大概就是狼粪吧？铁锚无心细看这些。他醒来的第一个思绪就是懊恨自己睡得太多了，醒得太晚了。昨夜睡进这座谷草垛小屋时，他原设想趁天色朦胧时就起来，创造条件设法使这架电话分机早些进行工作。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觉竟然睡到太阳西沉！现在睡足了，掩护行动的夜色却早已消散了。只好在近处找点吃的东西再做打算。屈指算来，已是两天两夜没有吃饭了。俗话说：人是铁饭是钢呵！要想工作必须先找点食物充饥才行。于是他伏身走下侧旁的一条山涧。一条细细的溪流在涧下潺潺流动。石岩上丛生的酸枣棵挂满了艳红的酸枣。这些野生的酸枣虽然是核大皮薄没有什么枣肉，但在十分饥饿的情况下，总比画饼充饥更实际一些；铁锚在涧下洗了脸，吃着酸枣。这时天色渐晚，秋雾加深了。在秋雾的遮掩下，他沿着山坡向南移动，希望能够看到一个人，什么人都好，只要不是敌人就行，打听一下附近的情况，以便下一步行动。过了两条小小的山沟之后，忽然发现前面山头上坐着一个人。这个山头在木兰沟西山大大小小的山头中是一个不大的山头，但居高下望木兰沟，它又是一座突出的山头。这样的山头上孤单地坐一个人，突出的形像竟像是一块大岩上蹲着一只大老鹰。细看此人，本地农民装扮，闪披着一件山羊皮袄，怀抱着一支长筒猎枪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山下木兰沟的农舍。不难猜想，他十有八九是木兰沟山庄上的农民。铁锚自从在清水口、九曲岩摆脱敌人的追踪以来，已经长时间没有见到人影了。努力避免和敌人遭遇，可是多想和自己的阶级兄弟见面说话呵。但是如何和山头上的那个农民

接近见面，却要想一想办法费点打算。敌人大举“扫荡”敌情紧迫时期，每个人都提高了警惕，神经紧张。要是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到对方近前，对方可能出现两种反应：一是开枪射击；二是拔步飞奔。为了预防这两种情况出现，铁锚采取隐蔽地悄悄地接近办法。那山老鹰般的农民只顾注视着木兰沟的农舍。想不到竟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背后，而且首先听见轻轻地招呼：

“不要怕，老乡。是自己人，我是八路军！”

那山老鹰般的农民，听到背后有人呼唤。真是吃惊不小。要真的一只山老鹰，早就煽动翅膀飞向天空去了。可是他不是山老鹰，没有翅膀。是人，是一个腿上缠着绷带负了伤的人。别说是飞，就是走，也颇费劲。在分秒之间，那农民持枪在手，摆开拚命的架式注意着来人。紧张地说：

“你，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八路军！”铁锚指着自已的粗布军衣说。“是自己人！是一家人！”

那农民从来人的衣服上、从声音和态度上去判断，相信对方是自己人，是八路军。持枪的手立即松弛下来，整个身体松软下来，一下子坐在石头上了。只见他两行眼泪打枣般地扑簌簌地落下，哽咽着说：“同志呵，原来是你们呵，哎呀，你们哪里去了啦？唉，日本鬼子可欺负我们苦啦！”

说着，重新站起来，拉住铁锚的双手一块坐下，又说：“唉，坐下吧，同志，让我们坐在一起热乎一阵子吧！洋鬼子太可恶啦！太欺负人啦！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共产党八路军给我们撑腰讲理，只有共产党八路军能给我们老百姓报仇解恨呵！……”

铁锚一边帮助那农民擦泪，一边说一些安慰、劝解、鼓励的话。在那农民哽咽着擦眼泪的当儿。铁锚留神细看对方，只见他一撮短短的稀疏胡子，长脸浓眉，额上满布着胡桃般的深刻的

皱纹……这是一副多么熟悉的和善的面貌呵。铁锚二年前在这里养伤治病认识一些农民，其中认识最深的还是天天见面的房东。面前这位哽咽低诉的农民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的房东李洛奎大伯。于是就说：

“李大伯，你不认识我啦，我是铁锚。二年前在你家养过伤的铁锚，你就给忘啦！”

李大伯停止了哽咽，向铁锚仔细瞅了瞅，然后，抓住铁锚的手臂说：

“哎呀，铁锚，原来是你呵。我把你们八路军都当成了亲人，乍见面，一时又高兴又心酸，哪里顾得及细看细认呵。再说，我们也很久不见啦，一时哪里想得到是你呵！”

二年来的分别，特别是今秋以来对付日本鬼子疯狂“扫荡”的战争经历，长长的话题，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。在简要的对话当中，铁锚知道，木兰沟经过了敌人四次反复拉网清剿。敌人没有纵火大烧房屋的原因不是他们手下留情，而是手段更为毒辣，是为了诱使我方军民前来避风躲雨一网打尽。房东老大娘就在一月之前，在敌人的一次反复突袭中被杀害了。李大伯摆脱了敌人的追击，腿上却中了敌人一枪。现在虽然行动不大方便，但比以前已经好多了。

“从今以后，你再也看不到你那个李大娘了！她带着深仇大恨在这个山坡下边长睡不醒了！”李洛奎指点着说，“现在你来到我的家门口，我也没法招待你了！”

没等铁锚回答什么。李洛奎又悲愤地说：“这叫什么世道呵！他们要杀就杀，要烧就烧，要抢就抢，有什么地方可以说理呵！我们这一辈子算是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啦。帝国主义就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坏东西！他们是牲口，是狼，是披着人皮的野兽！他们不讲理，我们只有用枪杆子和他们去讲理。同志呵！咱们八路军是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军队，我们老百姓一

定和你们一条心，消灭这些坏东西……”

李大伯说得激昂奋发。稍停了一下，又说：

“我跟前还有一个孩子，大了也让她去参加八路军，和你们一起去打鬼子去吧，给她娘报仇出气去吧，我们父女俩已经说好了，只等她长大了就去参军。哎，老铁，你还记得她吗？她帮助过卫生员给你上过药哩。她离这里不远，等我叫过她来，你们见见吧。”

李大伯说着敲动着手中的镰刀，三下又是三下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手持长柄镰刀，腰插一枚手榴弹，一窜一跳地来到跟前。只见他光光的脑袋不戴帽子，漫长面孔，长眉大眼。身穿一套半新半旧的裤褂，脚踏牛鼻子山鞋。一眼看见还有另外的人，孩子就警惕地注视着，在十米以外站住了。铁锚打量着这个孩子，奇怪地说道：“李大伯，你有个女孩子叫立夏我认识，这男孩可没有见过呀！”

李洛奎瞧见那孩子迟疑着不立即走上前来，就轻轻地说：“来呀，立夏。这是铁锚。那年给你讲长征故事的铁锚，你就忘记了吗？”

铁锚听说是立夏，当先笑了起来说：“是你呵，立夏。两年不见面，你怎么变成了男孩子啦？”

这个问话，立夏没有立即回答。其实铁锚只是随便问问而已，也用不着回答。在敌人疯狂“扫荡”期间，为了对敌斗争方便。不少年青妇女女扮男装站在斗争的第一线，铁锚早已见惯。不过碰到了两年不见了的立夏，差点使他认不出究竟是谁来，不由得发出这样的问话。立夏听到了这些，就嘻嘻笑着走到近前说：

“我只少了一点头发，你就不认识啦。要是等我穿上了军衣，多了个帽花，你就得立正敬礼说：‘哈，这是那一位司令同志呵？’”

两年不见面，立夏变得更加机灵懂事了。对于铁锚，她记得深切，因为她第一次听到世界上最震动人心的长征故事，第一次听到世界上没有阶级压迫的人类最理想的未来，都是从铁锚嘴里听到的。另外，大海啦，江水啦，可以在水上漂游的船只啦，比牛还大的鲸鱼啦……这些出奇的新鲜的事物。都是当年从铁锚那里听到的。这个机灵的姑娘继续说：

“铁锚同志，你叫铁锚我哪能够忘记呵！你讲的那个可以在水上走的船，我也记得清楚。你知道我们这里的人最知道大山，从来没有见过船，更没有见过铁锚。开初见面，大家叫你铁锚，我还认为你真行，你是多少个耗子也打不过的铁猫哩。我们那只小猫，改名叫大耗子，是为了衬托你这个铁猫的伟大，你还记得吗？”“记得，都记得！”铁锚一边笑着回答说。头脑里却又一次浮起了昨夜月下见到的那只大耗子的情景。

李洛奎赶忙插话说：“立夏，别贫嘴啦。看看，两年多不见面啦，一见面不说正经的，又逗起嘴来啦！”

“让她贫嘴吧，我喜欢听她贫嘴。李大伯，你知道我有好长好长时间没听到自己的人跟我说话啦！”

“我又不是百灵鸟！”立夏说，“光会说不会俏。你叫我贫嘴，偏偏没嘴可贫了！”说着扮了一个小鬼脸。

说着笑着，天色已经黄昏。立夏邀请铁锚到他们的战时之家去看看。

“不远！你应该到里面去开开眼！”立夏指着右边一架山壁说，“那地方叫西石户，没有路，坡很陡，没有本地人给你带路，一辈子也别想找到那个好地方！走吧！我来带路！”说着，立夏在前边带路，铁锚随后，李洛奎拐着腿脚收尾。三个人穿过一条狭窄的山峡，转过两个山弯之后，前面是一座横住去路的大石壁，据说这里就是西石户。绕过一丛小树，有些阶梯可攀。攀过这座石壁之后，前面出现一座山崖探身前倾，形成一条天然的巨

厦。一旁边草坡上放牧着一头小驴和两只小羊。还有用石块垒成的野灶等等。

“到了,这就是我们临时住的家。你看这么大的厦檐,下多大的雨能淋得透呵。”立夏指点着说,“那边还有一个狼洞哩,里边放着我们的盖窝,刮风下雨都不怕,要是你愿意,你就进去参观参观吧!”

在几块巨石的近旁,在遍生酸枣丛的斜坡上,有一个口小肚大的隐密的山洞。洞里可容下六七个人并排着睡觉。洞底是石头的,比较干燥,不大平坦的洞底铺着一些谷草。一旁放有被褥、杂具等物。另一旁放着几杆红缨枪。一条野蒿火绳悬空放在石块上,正冒出一丝丝青烟。铁锚虽然走过了祖国的千山万水,但祖国人民凭借这样奇特的地方,和敌人周旋斗争却是第一次看见过。

“多么秘密的地方呵!”铁锚称赞地说,“保险这样隐蔽的地方,敌人没有来过!”

“他们不敢来,他们也找不到这里来!”李洛奎跟进来说,“要是他们真的想来这里,在那边西石户崖上我用石块就能拚掉他们!”

立夏介绍说:“这个石洞先前的主人是一条大灰狼,狼被我们设下巧计打死了,它的屋子就叫我们借用了。狼住着,叫狼洞。人住着,叫人洞。要是你累了,就在这里歇着,我们给你站岗,保险没有半个坏东西敢动你一根汗毛!”

铁锚说明,当他误入这条木兰沟的时候,十分想睡却又没有地方可睡,好不容易在谷草垛小屋睡足了。当前最要紧的是找点吃食,解解饥饿,赶快恢复八一电话站的工作。说到吃饭问题,他特别说明已是两天两夜没有粒米下肚了。

李大伯听到这里又忧戚又抱歉地说:“要是好年胜景的,没有洋鬼子来糟践我们,请你到家里吃点热乎饭该多好啊!可是,

洋鬼子把我们害苦了，这功夫可说什么好？现在我们的饭也只是吃萝卜。这山坡地上有的是萝卜，你先吃点解解饥吧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们也饿饭了？”

“饿饭才是今天的事。”立夏说，“前些天，我们每夜大都回到庄上做了饭拿到这里来吃。可是，近两天来我的两个小伙伴有要紧的事都走了，要不是我爹负了伤没有伴我也走了，留下的米也吃完了。你饿啦，我们马上下山回家做饭吃好吗？”

“庄上有米吗？有家具做饭吗？”

“这些你别耽心，想吃饭跟着我走就行！”立夏说到这里又回头对李洛奎老人说：“爹，这回有了铁锚跟我下山搭伴做饭，你该放心了吧？”

“有八路军同志跟你一块去，我还耽心什么呀！去吧，孩子，要快去快回呀！要小心灯火，不要露了光亮。哎，夜晚的灯光可最容易暴露目标呵！”

“知道啦，记住啦！”立夏一面检查了洞中的火绳一面说，“爹，可要小心那些山牲口呵！那些坏东西怕火，看好火绳让它燃着别熄了！”

说罢，动身下山。翻过石壁，穿过狭窄的山谷，过沟又过涧，后来踏上了一条曲曲折折的荒草山径，不久，木兰沟山庄近在眼前。

“这里有我们坚壁清野藏下的锅。”立夏说着走下了一道山涧，只一会儿提出一只小锅说。“你听说过‘一个人藏十个人难找’这句俗话吗？我们藏的这些东西一百个人也难找到！别看这地方近在庄头，日本鬼子就是长上四只眼，也难找到它。走吧，我们找米去！”

在不远的山涧壁前，立夏又停下来了。她上前搬动了两块石头，露出了一个洞口，洞里全是新脱下来的谷粒。这个小小的山洞原来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粮库。立夏回身告诉铁锚说：

“这是我们的谷，拿上你的挎袋装上一些吧。你吃得惯谷吗？”不等铁锚回答，又说：“这年月，你吃不惯也得吃呵！有谷吃就不错啦！”说着取了谷米，放好了洞口的石头，又继续前进。

前面，溪水边上是用一些树枝搭起的豆角架。芸豆角、扁豆角争相交叉、滴里搭拉地长满了一架。可以说满架都是豆角。立夏又停来说：“摘吧，这是我们种的豆角。摘下它来我们把它合在谷里煮，好吃着哩！”

木兰沟山庄到了。铁锚问：“立夏，山庄上有没有埋着地雷？”

“有的地雷埋在山庄上，有的地雷埋在隘口上，叫敌人找不到定规。”立夏说，“你踏着我的脚印走吧，没有错！”

立夏踏进了一家有着高高石阶的庭院。铁锚也随着进去了。

一座方方正正的小庭院，中间不偏不斜地搭起一座葡萄架。架下有一条长凳，凳上有麦草垫子麦草枕头……一切仍如昨夜那样，只是今夜比昨夜早了些，月亮还没有升上来，星光下的景物都是模糊迷离的。那只名叫大耗子的小猫又跑了过来，先后在立夏、铁锚的脚上擦着背，咕咕噜噜像是说一些“你们可回来啦，你们可回来啦”之类的话语。立夏抱起了它，轻轻地说：

“大耗子，你捉到了小耗子没有？我们不在家，你就得靠抓小耗子生活啦！我们不能喂你啦！”

说罢，随手将猫放下，插上了大门，搬过梯子靠在西北角的墙上说：“敌人要是堵住了大门，我们就从这梯子上墙走出去。漆黑的夜，我们路熟，敌人堵上了门也不怕什么！”说着，进入当作灶房的耳房。窗户已用石块堵住了。又在门上挂上一条厚厚的草帘。这一切做好之后，立夏就动手忙于燃火的工序了。

敌后抗日根据地，由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双层封锁。火柴等生活必需品成了希罕珍贵之物。根据地军

民为了解决取火的困难，采取了两种办法：一种办法是，用硫磺和松木细条自造的引火物，名叫取灯。另一种是较为古老的近似原始的取火方法。这种方法应用的工具简单，可以随身携带，也便于寻找，它们是：一小片火链，一小片可能迸发出火花来的火石，或称为燧石。另外就是用草木灰泡制好的草纸或棉绒，通称之为火绒。这三种东西之外，还要有一管旱烟袋。立夏熟练地用左手夹紧了火石和火绒，右手持链向火石敲击起来，明亮的火星飞进，一下两下……只三四下，火星落在火绒上点燃了。点燃了的火绒，立即放在装好烟草的烟锅里，等把烟草引燃了之后，用一把易燃的茅草包住烟锅，这时候，把吸烟就变成了吹烟，很快，易燃的茅草引腾了火势，火苗冒起，炊事就开始了。门外不远就是一条山溪，把溪水装多半锅。水沸之后，放上谷粒，再后放上豆角。不久，谷米和豆角在锅里咕嘟嘟地响着，放出引人流涎的米香，饭熟了。

从西石户下来时，立夏早就带好了碗瓢之类的家具，饭熟了，她当先舀出一罐放进筐篮里说：“这一罐给我爹带回去，他是伤号，得优待他。可怜的老人家，他负了伤，又思念我娘，又疼爱我，怕我难过，他像是在夹皮墙里过日子，你看过他，窝憋得成了什么样子啦！”

直到这时，铁锚第一次从立夏嘴里听她说起那个被日本强盗杀害了的母亲。在这之前，她一直是欢乐的，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。这时，铁锚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，舌尖突然笨拙起来了。半晌，挤出来的问话是：

“立夏，你想我们那个好心肠的……大娘吗？”

“铁锚同志，你想想呵，她是我的娘，她死得那么惨，怎能不想她呵。不过守着我爹，怕他难过，不敢提她就是了。唉，铁锚同志，你见过山水从山涧下流，你听说过眼泪向肚子里流的吗？世界上五谷杂粮都好吃，就是守着我爹，我得假装欢乐，倒吞眼

泪不是滋味呵……”

面对这个失去母亲倒吞眼泪的立夏，铁锚一阵心酸。但守在立夏面前，也立即学会了倒吞眼泪的本领，于是说：

“立夏，你很坚强，你做得多么好呵……”

立夏瞄了铁锚一眼，赶快改变话题说：

“不说这些啦，我们该动手吃饭啦。”

两个人各持餐具，正要动手吃饭时，铁锚忽然听见门外有什么在响动。再听，又没有了，只有蟋蟀的鸣叫。铁锚说：“立夏，你听，我们应该登梯子上墙了吧？”

外边的响动其实立夏早已听见了。她侧耳细听了一会，笑了起来说：“不应该登梯子上墙，我们还要开门哩。那响声我早听出来啦，这是自己人，是小山子她们来啦！”于是，立夏也学起了蟋蟀鸣叫。果然门开处，两个大小差不多的孩子进来了。

立夏介绍说：“这都是和我们一起在狼洞里住宿的伙伴，这个叫小山子，那个高一点的叫小艾。她们昨天夜晚才离开西石户，执行要紧的任务才走的。”

铁锚借着灶膛的火光看去，只见这两个孩子都是光悠悠的葫芦头，高低差不多的身材，面孔都被夜风吹得通红，都有一双清澈晶亮的大眼睛。分不出男女，也看不出另外的特点来。对方，两个新来的孩子，热气蒸腾，无拘无束，四只眼睛闪光灯般地一齐在铁锚身上打量。灶膛的火光弱了，她们又挑旺了火苗，把铁锚照亮。小山子当先开言说：

“这个八路军同志带的是什么武器呵？不像步枪，也不像手榴弹。倒像电话站上用的东西呵？”

没等铁锚回答，小艾、小山子一替一接地连续发问：“你是八一电话站上的吗？同志。”

“你们在杀虎口住过吧？有个叫王小牛的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你们问这些做什么呀？”铁锚静静地说，“大家一起动手吃

饭吧，吃饱了再说。”

立夏说：“是呵，大家一块动手吃饭吧，这位同志两天两夜没有吃上饭啦。你们知道吗？他说上一顿饭还是两天以前在清水口吃的哩！”

听说这位八路军同志还是两天以前在清水口那边吃的饭，小山子和小艾睁大了眼睛进一步寻问说：

“你原来是从清水口那边来的呵。清水口那边的情况你该知道啦？听说昨天一大早，敌人偷袭了清水口，住在那里的咱们八路军的电话站被敌人冲散了。昨天夜晚上级派出杀虎口山庄的王小牛和另外的什么人来了。布置下来工作说：电话站上有一个姓田的班长失了踪影，要各个山庄上的民兵小队和儿童团寻找这个人，保护他的安全。又说他是一个外乡人，南方人，调到这个站上来工作还不久，怕他人生地不熟，山上狼多，别让他装了狼肚子。我们找他好久了。同志，你大概是电话站上的吧？你认得他吗？”

立夏拍手插言说：“小山子，小艾，你们问得多巧呵。可是，还有更新鲜的事儿，你们还不知道哩。你们仔细看看这位八路军同志是谁？你们还记得他吗？他就是两年以前在我们这个山庄上养过伤的伤号呵。记得吗？那时候我们这庄上住着八路军的卫生所，他就在我们这个家里养过伤。他给我们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，讲过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，你们都给忘记啦！”

小山子和小艾听到这里，深沉地回想往事。小艾当先哗然笑起来说：

“我知道啦，我想起来啦。原来你不是姓田，是姓铁，你叫铁锚是吗？两年以前那时候我以为你名叫铁猫，是一群耗子都打不过的铁猫哩。后来，才知道你是船上用的铁锚，船离开了铁锚就被大风吹跑啦！是吗？你就是那个铁锚吗？”

“是呵，我也想起来啦。”小山子也兴奋地说，“原来大家到处

找的田班长就是你呵。你好长时间不到我们这里来啦，真正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伤好了你把我们忘到脑后去啦！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补充着回忆过去。铁锚这时候也认出来了，原来两年前他们都是围在他身边的热烈的小听众。两年不见，她们大大的长变了，长大了，再加上女扮男装的改变，更难以认得出来了。

“俗话说：‘女大十八变。’你们这是第几变啦，变得这么快呵。”铁锚说，“你们比以前长高了长大了倒还好认，可是你们一律变成了光悠悠的葫芦头，都变成了男孩子，我一时那能认得出来呵。”

几句话说得大家笑了起来。小山子问起铁锚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？立夏插言说：“听说他昨夜就住在我们这木兰沟的西山坡上。我们这个院子他也来过。我们那只名叫大耗子的小猫还能嗅出他就是铁猫，擦着他的脚跟咕咕噜噜跟他说话哩！”

听了这话，小山子、小艾更加惊异，她们大睁两眼，一替一接地向铁锚发问：

“是吗？昨天夜晚这院里你来过呵？”

“来过。月亮清楚地照着路，比现在看得还清楚。”

“这院里的葡萄架下你也到过吧？”

“到过。还见过那只大耗子哩。”

“葡萄架下的那条长凳你也坐过吧？”

“坐过。差点躺下睡熟了。”

“那是什么时候？月亮在哪里？”

“月亮快到正南方，大约是下半夜了。”

“月亮正东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这院里开小会议论找你哩。哎呀，只差一点点没碰上了你！”

小艾说：“小山子，我们还得问问他，小区委员石中玉大姐写下的字条他拣到了没有？”

小山子说：“是呵，你拣到纸条了没有？小区委员石中玉昨天夜里和小牛他们也来过这个院里，她给我们留下了几张字条，说是通知，要我们转送给邻近山庄。我们当时把它放在长凳上，后来我们送走了小区委员再找那字条就不见了。是风吹走了它？也吹不过墙外边去呵？铁锚同志，你和我们脚前脚后到过这里，你看见那字条了没有？”

铁锚想了想，恍然想起昨夜第二次返回这所庭院借用晒条的时候，发现凳上有纸片，还以为是自己遗失的哩，按照保密习惯，就装在衣袋里了。想到这里，铁锚探手衣袋，取出纸片，借着灶膛的火光看去，只见那上边写的是：

通知：

一位名叫铁锚的八路军电话站的同志，在清水口山庄失掉了联络。他是南方口音，中高身材，脸黑红漫长。各山庄的民兵小队、儿童团要多加寻找，多加保护。发现线索，及时报告。特通知。

小区委员会

一九四三年 月 日

小艾接过那张写着通知的字条说：“是啦，这就是小区委员石姐写下的找人的那个通知。人已经找到跟前来啦。再找也找不出第二个铁锚来啦。”

小山子说：“昨天夜里，我们早就用嘴沿各山庄通知过了。中玉大姐又派小牛他们送来话说：要是找到了人，就赶快派人送到石槽那边去，说电话站上的人都在那里等着啦。现在什么时候去石槽，这全靠铁锚同志自己拿主意吧。”

偶然地意外地听说八一电话站上的同志们到了石槽山庄。